

秦腔《绣荷囊》与京剧《锁麟囊》

仲居善

秦腔《绣荷囊》亦名《绣囊记》(以下简称《绣》剧),与京剧《锁麟囊》(以下简称《锁》剧)故事的主要情节相似,但戏剧结构、人物性格、艺术风貌却有着桃红李白的差异。

首先将两个戏共用的一个“囊”字解析一下。囊就是一个装钱的钱包而已,大家知道过去的钱先是银子,后改为银元、铜元都是金属,体积重,随身带上不易,所以包也不能太大,便叫做囊。古人把没钱用叫做囊空如洗、囊中羞涩,给别人帮助、施舍金钱叫慷慨解囊。囊既然是一个随身所带的钱包,钱包上绣一个带锁的麒麟,就叫锁麟囊。传说麒麟是送子娘娘所豢养的一个稀有动物,专门受娘娘派遣给人间送孩子,因此新娘子给新郎的见面礼物往往是这种钱包,一方面是希望麒麟给自己送贵子,一方面也在显示自己的针黹手艺。同样的道理,荷花也叫莲花,莲生贵子,即根部的莲藕;莲与连谐音,也可解释为连生贵子。

这两个戏的故事情节,秦腔比较复杂、完整,先说秦腔的《绣》剧。《绣》剧从穷书生范希琼开头,上场念引子:淡泊堪明志,诗书不负人。坐场诗有:春光不老报恩寺,惠泽常在漂母祠。接着自报家门:小生范希琼,江南人氏,椿萱早逝,兄弟俱无,形影相吊,一贫如洗。前年聘订婚姻,只因囊中空虚,尚未迎娶,心想在亲友处借些银钱,择吉成婚,合卺同牢。但无一人慷慨解囊,莫奈何坐家中头垂气丧,到如今才知道世态炎凉。转场之后,场景换到他岳母家。岳母崔氏与未婚妻耿湘莲上场,岳母崔氏诉苦说:“母女们受尽了艰难烦恼,实可怜奴的夫早归阴曹。”耿湘莲唱道:“无亲戚和邻居前来关照,家贫穷不由人愁锁眉



甘肃省秦剧团演出的秦腔《锁麟囊》剧照

稍。”接着崔氏自报家门:“夫君去世,只留一女,虽已许人,尚未出阁,母女相依,苦无生计,这样如何是好?”这时钱媒婆来到了家中,寒暄几句之后,就直说出此行目的。原来是有一山西富商,年过半百,膝下乏嗣,闻听耿女美貌,欲买作妾。母亲因贫困所迫,心有所动,女儿湘莲坚决反对。她说道:“古来圣贤常垂训,女儿身价重千金。从前已受范家聘,怎能与王家又结亲,媒婆花言翻舌根,全用金钱哄人心,若将此事再应允,惟有一死来全贞。”母女经过一番激烈地唱辩之后,女儿真的从厨房拿出菜刀来自杀。惊动了邻居解星,解星问过情况之后,急去范家赠给范希琼十两银子,促其成婚。结婚之日,天不凑巧,走到半路,大雨倾盆,乃投慈惠寺避雨。想起母亲孤身在家,生活无依无靠,不禁悲从中来,嚎啕大哭。这一哭惊动了同是坐轿避雨的富家女江凤卿,她不解即将与新郎合卺成欢的另一嫁娘为何啼哭,即差丫鬟环秋娥前去探问。原来是“母家贫穷无生计,夫家更比母家

剧史钩沉

贫”。江凤卿小姐听后，立即解下腰间的绣荷囊，“压喜的金銀尽量装”，然后让秋娥送与那位新娘。耿湘莲接了荷包金銀之后，忙问姑娘姓名。秋娥说：人家是施恩不望报的人，不要告诉姓名。接着雨停天晴，两座轿子分别走去。结婚的事在富贵的江、陈两家就算过去了，富婿陈钰至此一直未出场。在范家却还有个小小的插曲。新婚之夜，耿湘莲见丈夫在洞房中愁眉不展，心事重重，就问相公为何不高兴。范希琼回答说，解老伯所赠的十两银子，结婚已经用罄，明天该吃什么，现在尚无着落。耿听后，急解下腰中的绣荷囊，并把今日避雨幸遇之事讲了一遍，范自然是高兴起来。这时耿向范提出欲将母亲接来同住，她就不再操心母亲了。范听后故意板起面孔说：“那却不能。”耿问所由。范说：你母嫌贫爱富，险些把你卖与山西商人，如果按她的主意行事，你现在不知成了谁的人了。这样嫌贫爱富之人，我是绝不想和她一起生活的。耿说自己的母亲已经改过了，没有造成事实，范仍摇头不允。耿说：那样也好，今天那位富小姐的赠银，是怜惜我母亲的，是给我叫我安排我母亲生活的，你把银子还给我，我去给我母亲，还怕她生活无着落吗？范希琼慌了，忙赔罪道歉，说自己故意开玩笑，求娘子谅解，还自嘲地说：天下不怕媳妇的人，都是痴人。虽说这个人风格不够高尚，屈服金钱压力，但他们对话语言中生活气息扑面而来，使人感到真实有趣。

数年后山大王刘青海叛乱，专抢富豪与贪官，江凤卿婆家公婆早已亡故。“土匪”来时，江凤卿与丈夫陈钰带着小女儿躲入一片芦苇之中，陈钰伸头往外看时，被叛军发现捉去。江凤卿带着女儿流落至浙江余姚，正是范希琼新上任的地方。范与妻思欲报恩，不知姓名，衙署后有五间空楼，随将绣荷囊挂于楼上，早晚朝拜。夜间同作一梦，言有一骑凤女从门前经过，便是自己的儿妻，即派人在门外注意来往行人。恰巧江凤卿与女儿从门前经过，家人请入衙中，让她带儿子玩耍。只因小少爷任性，跑上供奉着绣荷囊的楼上去。江夫人怕少爷有闪失，连忙上楼，发现了自己亲手所绣的绣荷囊。见物伤情，不禁失声痛哭。不料惊动了夫人老爷，扶到二堂细问，原来才是绣荷囊的主人到了。夫妇纳头便拜，结为儿女亲家。

江凤卿又提出要拜崔老夫人为干娘，大家都乐意。再说江凤卿之夫陈钰被“叛匪”掳去之后，了解了“叛匪”的真实情况，偷跑下山，把敌情禀报给云南总督与钦差，并献破“匪”之策，致使消灭了匪巢，立了大功。回家寻找妻子与女儿，在余姚县龙舟竞赛会上，遇见了夫人，两家团员，皆大欢喜，最后有一下场诗。

解 星	今朝相会尽同乡
崔老夫人	
陈 钰	回首当年梦一场
江凤卿	
范希琼	富贵功名皆梦幻
耿湘莲	流芳惟有绣荷囊

(同白) 好！好一个流芳惟有绣荷囊！请，请。
(同下，剧终)

相比之下，《锁》剧情节就比较简单，重点在于表现人物。

开场上来的是四个作为反衬的丑角人物（改编本省去）：老傧相、少傧相和程俊、胡杰两个闲人，老少傧相争着要去富人薛家而都不愿去穷人赵家。程、胡二人则说，天要下雨，说明薛女是龙女，云从龙，虎从风。说到赵女则又说福薄命浅喜事不顺，就这还互相指责对方为势利眼。接着是表现薛府上下为薛女湘灵准备嫁妆之事的忙乱场面。一个小小的钱包锁麟囊换来换去，总不如小姐的意。老夫人深知女儿性情，故意申斥家人薛良不会办事。小姐的态度立刻改变，说不必换了，这也好着；并且暗地嘱咐丫环梅香，偷偷给薛良一两银子。这件事虽小，充分表现了薛小姐虽然娇生惯养、任性，但心地善良，同情弱者。因为自己的挑剔，引起母亲对下人的申斥，她于心不忍。在生活中，测量一个人是否心地善良，只看他对弱者的态度，那些心术不正的人，对领导、对名人、对红人巴结奉承，而对弱者则歧视、欺辱，盛气凌人，甚至落井下石、栽赃陷害，还满嘴的仁义道德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很多反戈一击的人，都是领导平常十分宠信的人。历朝累代，凡是能专权、凌驾于皇帝之上的人，都是最会谄媚巴结的人。一朝权到手，立刻判若两人。言归正题，结婚前的筹办工作在富人薛家就此完成，同时表现出的薛小姐心地善良，为后边“赠囊”作了

铺垫。另一方穷人赵家，父亲赵禄寒奔波一天，也没有借到钱，女儿没有嫁妆，也只好出聘。第二日果真下雨，两家轿子不得已先后都停在春秋亭上。一边是嬉笑玩闹，一边却哭啼不止。这位同情弱者的薛小姐，打发丫鬟过去探问啼哭的原因。不料赵小姐的父亲赵禄寒却说，各避各的雨，你问者为何？不愿告诉。薛小姐又让家人薛良去问，薛良先尊称老先生并连忙施礼说：“有礼了。”这才搭上了话，然后问轿中女娃哭的原因。赵禄寒实话实说：“是我家中贫寒，无有妆奁，我女儿恐我心中不安，因而啼哭。”薛良如实告诉了薛湘灵之后，薛唱：“满腹娇矜顿雪消。”生出了同情心和帮助欲，将自己的锁麟囊及其中所装的金银珠宝，全部让薛良送给赵守贞。不料赵禄寒却说：“慢来，慢来，方才也曾言过，我与你们夙不相识，焉能受此厚礼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”两人推让间，被女儿听见。女儿看过礼物之后，也说：“爹爹，咱们与他们夙不相识，为何赠此厚礼，爹爹退还他们才是。”但薛良为了完成小姐交给他的使命，执意要送。最后赵守贞小姐来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就是要薛小姐将金银珠宝之类有价之物全部收回，将锁麟囊收下以作纪念。这个情节的出现，使赵禄寒、赵守贞父女的性格来了一个升华，完全跳出了物质金钱的境界，两位小姐的友谊也变得清纯高洁起来，使人为之震惊。接下来的情节，两剧大致相同：富者变为穷人，穷者变为富豪。不同的是《绣》剧陈家遭遇匪祸变穷，《锁》剧中是江都发生水灾，江都城被水淹没，薛、周两家人被水冲散，原为贫郎的卢胜筹，因功名而富贵，开设粥场，以救济江都来的难民。薛湘灵被雇为保姆，因幼主上了“禁楼”，她怕有闪失，上楼去抱，看见自己的锁麟囊，触景伤情，失声痛哭，惊动了夫人、老爷，扶下盘问，先是站着，后让坐下，接着又让于客座，最后让与上座。这段戏通过说一句变换一个座位，生动鲜明地表现出了感情变化的过程，非常有趣，也非常感人。

如果说《绣》剧的主题在于告诉人们：世事变化无常，为人在世，只要有能力、有机会帮助别人，有能力、有机会做好事，就要多帮助人，多做好事，善有善报，不会吃亏。从受施受惠者方面来说，要知恩当报，甚至于“瓢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”。这个主题无可厚非，

这种高台教化式的戏剧，是很有很大价值的。然而《锁》剧中像赵禄寒、赵贞娘这种甘贫自守，不愿接受施舍和帮助的精神，也是应当提倡的。不依靠别人，自力更生，任别人去说。穷与富，只是人们的一种观念。穷也把婚结了，富贵排场也把婚结了，婚后的幸福与否，谁也难保。排场阔气结婚者，婚后就一定幸福？永远幸福？正像戏中所说的，“为富不仁，反不如贫而有志者生活过得踏实幸福”。

再说这两个戏。《绣》剧是“下里巴人”，贴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，大多数观众容易接受，乐于接受。《锁》剧为“阳春白雪”，思想境界高，对于人的精神有潜移默化的作用。令人遗憾的是，《锁》剧与《绣》剧比较起来，缺乏一以贯之的顺通风格。比如，赵守贞的哭（雨和哭是这两个戏的主要情节，无雨不能停在一起，无哭不能引起赠物），问其理由是“无有妆奁，又赶上这样大雨，我女儿恐我心中不安，故而哭泣。”这话说得实在令人不解。女儿怕父亲心中不安才哭，难道伤心的哭了就能使父亲心安吗？以常情论，女儿如果不注意妆奁，若无其事，父亲心中才能稍安；女儿若还伤心哭泣，岂不是加重了父亲的不安和自责吗？这样的情节，岂不是作者（或改编者）硬凑合的吗？还有在《锁》剧中，赵守贞与薛湘灵未见过面，未交谈过，未收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，仅仅因为自己处于困难时期，受人冷落歧视甚至讥笑，薛湘灵独能同情怜悯自己，愿意帮助自己，而自己还拒绝了帮助，仅收受了一个象征性的空钱包，就将钱包供奉起来，顶礼膜拜。称为恩人吧，未接受过她的实质性有价值的帮助；称为知己，她并不了解自己，问后也只知道是一个穷家女而已。这就是说，虽然没有收受人家的礼物，却保留了收受礼物的情节，让人觉得有些过分，小题大做。清高到是清高，清高得无人间烟火气了，形成了云中楼阁。

比较起来，《锁》剧立意高，人物境界高，不同凡俗，但在“密针线”（李渔语）方面，尚缺细密，剧情因而显得不通畅。《绣》剧则较为通俗，接近生活，使观众容易接受，但有个别情节如夫妻二人同做一梦等，有些落入老套，落后于当代人的思想。总之，桃红李白各有特色，瑕瑜互见，瑕不掩瑜。■